

南京
大学
博士
文丛

国际直接投资 区位决定因素

鲁明泓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DAXUE
BOSHI WENCONG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国际直接投资 区位决定因素

鲁明泓 著

图书馆藏书

F831.6 / 38



Z0031321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 / 鲁明泓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6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蒋树声等主编)

ISBN 7-305-03573-4

I. 国... II. 鲁... III. ①国际金融-投资-地区-研究②外资引进-研究-中国 IV. 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846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

著 者 鲁明泓

责任编辑 苏 剑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5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12.00 元

ISBN 7-305-03573-4/F·519

声明:(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本丛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3695、3596923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公平公开、规范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序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1998》的有关数据,1997 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连续 7 年保持上升势头,再创新高,达 400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9%。到目前为止,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存量 35000 亿美元,约有 53000 个跨国公司,450000 个子公司。不算母公司,仅仅子公司的销售额就达 95000 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7%,出口额超过全球出口额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出口的增长速度。请不要忘记,1997 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遭到沉重打击。1998 年世界经济增长滑坡,但国际直接投资仍然保持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仍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1998 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比上年增长达 39% 之多。早在《世界投资报告 1992》中,跨国公司就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确实如此。但是,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地理流向却非常不均衡。以 1998 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 72%,发展中国家只

序

吸收了剩下的 28%。据估计,1999 年这种失衡会进一步加剧。

我国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很快,中国就成为世界舞台上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明星。从 1993 年起,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输入国。近几年的年输入量都保持在 400 亿美元以上。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截止 1997 年,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全球第三大、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接受国。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两年特别是今年中国的外经外贸形势十分严峻,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绝对数下降。这引起了决策层、学术界和企业界深深的忧虑。

这本专著是鲁明泓在他的博士论文《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决定因素研究》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该书试图从理论上探索下列问题: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在地理分布上总是厚此薄彼?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这种分布格局?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他的导师,我认为这本专著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将我们带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国际学术前沿。该书的基础是鲁明泓从 1990 年至 1997 年间的一系列关于我国投资环境的论文,尤以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为代表。论文的构思初步形成于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大部

分资料的搜集也得益于西方丰富的文献。书后的参考文献可以说明这点。高起点为论文的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许多方面有创新。除了一般的经济因素外,鲁明泓分析了国内储蓄率、国内投资率、国际储备、债务率、偿债率等因素,特别是许多制度因素,如企业运营环境、地区整合、对外资的态度、市场发育水平、金融管制程度、法律完善程度、官员清廉程度、保护私有产权等制度因素。该书对制度因素的研究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成果中对制度因素特别是产权的重视不谋而合。

第三,该书运用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结论具有一般性。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问题,因而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中国,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该书以世界 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中缕析出的结论比从一国或数国的样本得出的结论要可靠得多,理论上也更站得住脚。

第四,比较而言,该书是一篇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的专著。该书相当一部分工作在哈佛大学完成,书中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方法论,建立了数量分析模型,在形式和方法上符合国际学术惯例。这在国内经济管理类的博士论文中并不多见。我希望他能沿着这个好的开端继续走下去。

如果能够采用更长一段时期的数据,进一步在

序

理论上提炼,那么该书就更趋臻境。我希望鲁明泓能够按照既定的方向,继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为繁荣我国管理学研究,以及加强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篇序言写完时,二十世纪只剩下数十天,本书出版时恐怕已到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时刻啊!带着旧世纪的智慧、经验和成果,探索机遇无限同时又挑战重重的新世纪。年轻人,你们可以上路了!我为你们祝福!



1999年11月18日

摘 要

无论以流量还是以存量衡量,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北美和西欧吸收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 60% ~ 70%,在余下的份额中,拉丁美洲和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两个地区又占大半。以美国为首的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 10 个国家约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 65% ~ 7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哪些因素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制度因素在这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相比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什么优势?中国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这些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建立在区位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之上,本文试图用西方假说分析方法来验证许多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本文考察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非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因素(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外向度、国内投资率、国内储蓄率、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偿债率、债务率等),基础因素(人均能源消费量、识字率、第三产业比重等)和区位因素。另一类为制度因素,包括贸易壁垒、对外资的态度、双边投资保护、市场发展程度、产权保护程度、金融管制程度、企业运行障碍、政府清廉程度、地区整合水平、经济自由度、法律完善程度等。

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那些经济规模大、经

摘 要

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或地区。暂时的高通货膨胀率并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进入行为,但长期的高通货膨胀率会阻止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外向型经济体。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伴生的关系。国内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入国内储蓄率高的国家或地区,但这种趋向只从长期来看比较肯定。

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或地区,但这种趋向在短期内不明显。国际储备的多少对外国投资者只有象征性意义。当东道国的负债水平在警戒线内时,外国投资者趋向于进入;但负债水平在警戒线外时,大多数投资者会减少投资或撤资,但也有一小部分冒着风险追逐高利润。

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地理距离与它们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成反比。北美、西欧地区、拉丁美洲地区、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由于分别接近西欧、北美、日本和东南亚世界三大资本输出国集团中的一个或数个而成为投资热点国家,其中北美和西欧吸收的外资最多。

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贸易壁垒低、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签署过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国家或地区。国际直接投资还趋向于流入市场发育程度高、产权明晰、金融管制宽松、企业运行障碍低和政府清廉的国家或地区。允许企业宽松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比较完善的法律体制会鼓励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

区域一体化组织不仅会鼓励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而且也会鼓励非成员国的资本的流入。区域一体化组织发展水平越高,吸引外资的效应越显著。目前,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吸引外资的效果最好,北美自由贸易区次之,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安第斯集团又次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最差。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流入国,第三大国

际直接投资存量吸收国。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主要竞争国家有美国、英国、墨西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越南。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投资环境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在经济因素方面表现较好,在基础因素方面表现最差,在制度因素方面表现中等偏下。主要的政策建议包括:加速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发展第三产业,改善投资来源国结构,降低贸易壁垒,鼓励外资进入,加快市场发育,保护外国产权,放松金融管制,减少企业运行障碍,鼓励企业自由发展,提高政府效率和清廉程度,健全法律法规,推进地区整合等。

与世界上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有:

1. 分析和验证了许多迄今为止尚未实证研究过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内投资率、国内储蓄率、债务状况、国际储备、对外资的态度、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市场发育水平、产权明晰程度、金融管制程度、企业运行障碍、法律完善程度等。

2. 纠正或推进了现有的研究。例如,区分了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长期和短期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质疑了贸易壁垒鼓励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观点;分析了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6个世界主要区域一体化组织,得出了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推进了地区整合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

3. 在方法论上有独特之处。一是建立了一个有30多个变量,含有世界上11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型;二是采用了西方普遍使用的假说分析方法;三是在分析中区分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

ABSTRACT

Either by the standard of inflow or by the standard of inward stock,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overwhelmingly uneven. The North America and the West Europe have attracted 60 to 70 percent of FDI in the world, while the Latin America, and the 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have done over a half of the remaining FDI. The top ten FDI recipients have attracted 65 to 75 percent of FDI in the world. Why doe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ccur? What factors decide the distribution of FDI? What roles do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in the process of inflow of FDI? Compared with its rivals, what are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FDI, how does China improve its investment climate? These questions addressed above are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disser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ocation, the economics of MNEs, and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paper, applying hypothesis-driven method,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o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further advances the location theories of FDI. The determinants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non-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including economic determinants (economic s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conomic growth, inflation rate, the degree of foreign orientation of economy, domestic investment, domestic saving, the balance of trade, gross international reserves, debt service ratio, etc.),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determinant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adult literacy,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location determinants. The other is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including trade tariff, attitude to foreign investor,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he mature of market system, financial restriction, obstacle of business operation,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rrup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freedom of economy,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legal 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tends to flow into those countries with large economic size,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high economic growth. While temporary high inflation would not hamper the inflow of FDI, the long-term high inflation undoubtedly makes the foreign investors hesitate to enter in. FDI prefers open economies. Whil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occur and grow interdependently; the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FDI do independently. FDI is inclined to flow into those high domestic saving economies, but this tendency is only obvious in the long run context.

FDI prefers those countries with surplus of trade, but this preference does not exist in the short term context. Gross international reserves do not have any significance for foreign investors. Foreign investors like to enter into those economies with acceptable external debt, while most of them divest from these economies when their external debt become unacceptable.

MNEs enter in those countries with well-established infrastructure, skillful labor, and highly develope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North America, the West Europe, the Latin America, and the 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re the hot areas for the inflow of FDI because they are proximal to the Triad of the outflow FDI, i. e.,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inflow of the FDI. MNEs prefer to enter those host countries with low trade barriers, low investment barrier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hich conclude with the home countries.

MNEs need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free markets,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oose restriction on financial and banking systems, low barriers to operation business, low corruption, and deregulation economies. Meanwhile regional integration encourages inflow of FDI, what is more, the higher level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 the more FDI flow into the member countries.

Currently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recipient of FDI inflow, and the forth largest one of FDI inward stock. In the long run, China will compete for FDI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Mexico, Singapore, Malaysia, India, and Vietnam. Compared with its rivals, China has a higher performance in the economic respect, while ranks lower-middle in the institutional respect, and is very poor in the infrastructure respect. China should speed up its economic growth, control flow of FDI, lower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deregulate the economies, liberate financial and banking systems,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decrease business operational obstacle, and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